

二十世紀初越南知識人的「歐戰」論述 ——以中國浙江《兵事雜誌》與越南 《南風雜誌》（漢文版）為考察中心*

羅景文**

〔摘要〕

對於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與民族運動者來說，「歐戰」（World War I）的爆發實在是一件無法忽略的大事，這不僅是公眾討論的焦點所在，甚至與他們及越南未來的發展密切相關。法國深陷曠日費時的歐戰泥淖之中，賦予反法及親法越南知識人不同的政治意義。反法殖民運動者欲藉此一良機，企圖聯繫德奧政府，以顛覆法殖民政權，推動民族革命，而親法者則透過綿密且重複的政治宣傳，試圖鞏固殖民政權於不墜。由越南知識人所撰寫，並刊登在中國浙江的《兵事雜誌》與越南的《南風雜誌》上的「歐戰」論述，就分別代表了反法與親法之越南知識人兩種截然有別的觀點。隨著歐戰的落幕，前者對於軍國主義、強權利益、西洋文明有更清醒的認識；而後者則不斷地用「公理」、「正義」等符號聖化法國戰勝的意義。同樣的文字與符號，卻在譴責／歌頌、抗拒／認同、對立／協力的兩極化論述中，而有了不同的含義。這些問題的討論，將有助於我們認識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在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上的差異與拉距，並思考他們在與近現代東亞交流互動時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越南知識人、《（浙江）兵事雜誌》、《南風雜誌》、歐戰、法國

*本文為科技部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二十世紀初越南知識人的『歐戰』論述：以中國浙江《兵事雜誌》與越南《南風雜誌》（漢文版）為考察中心」（MOST103-2410-H-110-047）之部分成果，謹致謝忱。本文承蒙《文與哲》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使本文論點與內容能更為周全，深表感謝。未逮之處，文責自負。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1914年7月28日，位於歐洲的奧匈帝國正式向塞爾維亞宣戰，使得原本是巴爾幹半島的區域衝突，演變成全面性的歐陸戰爭。日後戰事的擴大，更使這場戰役演變為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戰，史稱「歐戰」或「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由於這場戰爭牽連廣泛，參戰國家眾多、作戰地域廣闊，並造成前所未見的重大經濟損失與慘烈犧牲，成為眾人難以忽視的公共議題。東亞雖非戰地，但也受到歐戰甚大的影響，例如日本便趁西歐各國無力東顧之際，積極侵略中國，攻打德國在青島的駐軍。日本在戰勝德軍之後，提出所謂的「二十一條要求」，企圖接收德國在山東的一切利權。中國雖未直接參與歐戰，卻因為日本侵略山東而無法置身事外。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列強竟屈服於日本勢力，要求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此時的中國在名義上雖為戰勝國，但卻得承受宛如戰敗國一般的待遇。此一遭受屈辱的消息傳回國內，不僅激起「五四運動」，也令人重新省思所謂「西方文明」的本質意義，撼動著時人們對於「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熱烈信仰。

但對於東亞另一國「越南」來說，卻因為其殖民母國——法國——參戰的緣故，亦被捲入其中，這不僅關乎他們的命運，也決定越南的未來。許多越南青年被法殖民政府送往歐陸前線戰場參加戰爭，或是成為兵工廠裡製作武器的工人。至於不同政治立場的越南知識人，則透過媒體的宣傳力量，在各種「歐戰」論述所交織的言論場域裡，表達他們反／傾／親法的意識型態，呈現出複雜多元的樣貌。由越南知識人所撰寫，分別刊登於中國浙江的《兵事雜誌》與越南的《南風雜誌》上的「歐戰」論述，正好代表了反法與親法陣營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反法殖民運動者欲藉此一良機，企圖聯繫德奧政府，以顛覆法殖民政權，推動民族革命；而親法者則透過綿密且重複的政治宣傳，試圖鞏固殖民政權於不墜，避免歐戰所可能導致的崩解危機。不難看出，雙方人馬都在積極建構「歐戰」符號的政治性意義，一場關於「歐戰」的符碼爭奪戰亦在越南知識人及知識圈裡熱烈上演。

歐戰不只發生在實際的戰場，也顯像於人們對這個符號的書寫與爭奪上。歐戰論述並非僅僅是軍事層面的書寫實踐活動，而是鑲嵌於近現代東亞政治、種族、社會、文化等多方結構交會與互動的網絡之中。回顧歷來相關研究成果，大致可就歐戰、《兵事雜誌》及《南風雜誌》等三項說明：

首先，是關於歐戰論述的研究情形，不少研究者如黃金麟、丘為君、鄭大華與衛金桂都指出，歐戰的爆發的確帶給中國知識社群極大的震撼與影響。他們不斷地在文本上再現歐戰的慘烈，但也因戰爭而來的西方文明的沒落破敗，促使他們重新審視西方文明，改變了看待西方文明的態度，進而影響到現代中國的改革進程。¹他們的研究提供探究知識分子思維的新取徑，但由於議題的選擇與探討對象的不同，研究者並未關注到中國知識分子之外的其它東亞知識分子，對於歐戰的感受與理解，因而留下了足資開拓的空間。

其次，是關於《（浙江）兵事雜誌》的研究狀況，學界對於《兵事雜誌》的探討尚屬起步，主要以侯昂好為代表，她曾介紹《兵事雜誌》辦刊的宗旨、內容與影響，並從「戰爭觀的演進」、「中國近代軍事交叉學科的興起」、「軍事制度」等角度，分析《兵事雜誌》在現代軍事學所開展的意義。²值得注意的是，她觀察到《兵事雜誌》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軍事學的影響」，呈現在以下幾個面向：（1）軍事技術與知識；（2）戰術；（3）第一次世界大戰研究之所得；（4）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外交、國際法之關係；（5）對於歷史教訓的總結與對未來戰爭的預測。³她認為在這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撰稿人是陳仲克，她說：

¹ 關於日本運用歐戰與巴黎和會侵略中國的過程，以及中國事後的反應，詳見郭延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442-448、480-483。至於「歐戰」帶給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西方文明」的啟蒙意義與日後的思潮轉向，詳見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1996年9月），頁91-131。丘為君：〈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頁91-146。〈「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思與言》第46卷第1期（2008年3月），頁75-124。鄭大華：〈歐戰與戰後（1918-1927）中國文化轉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卷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頁1025-1059。衛金桂：《歐戰與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研究》（香港：香港拓文出版社，2003年5月）。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相較於前幾位研究者，衛氏較著重發掘歐戰如何影響中國知識分子轉向接受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

² 侯昂好：《中國近代軍事學的興起（1840-1949）——學科史的幾個重要問題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第4章「近代軍事學期刊的創辦及其學術功能——以《（浙江）兵事雜誌》為中心的透視」，頁149-214。

³ 同前註，頁193-214。

撰寫文章最多的則是陳仲克（123 篇），這是在《（浙江）兵事雜誌》中出現頻率最高，涉及領域最廣的一位作者，在「論說」和「學術」等欄目中，在戰略、戰術、軍事技術、軍事社會學、軍事哲學、軍事經濟學等領域中揮灑自如。同時他既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軍事學成果，又發表了頗多深刻見解的獨創性文章，這是一位在中與西、古與今之間遊刃有餘的軍事學人，其研究水準和高度在現在看來猶令人敬佩不已。⁴

但作者可能沒有想到，也很難想像，這樣一位參與中國近代軍事學期刊發展的重要人物，竟然會是一位越南人。⁵而且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兵事雜誌》裡竟有一固定的越南編輯群，參與中國近代軍事學的生成發展，這些越南知識人兼反法殖民運動者，如何在跨國跨文化（中、西、日、越）之知識高度流動和區域頻繁互動的場域中，建構自身的知識系統。他們又如何以中國人／越南人的雙重視角，面對歐戰所帶來的衝擊，其間的身份轉換與思維分殊，是探討其歐戰論述時的關鍵。

最後，是關於《南風雜誌》的研究情況，早期較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阮克川《「南風雜誌」（1917-1934）目錄分析》，⁶與范氏玩《「南風雜誌」（1917-1934）研

⁴ 同前註，頁 163。

⁵ 就筆者所知，陳仲克原名為阮式庚（Nguyễn Thức Canh），1905 年隨潘佩珠出洋留學，1906 年 3 月進入振武學校，改名陳有功，東遊運動解散後，得奉天總督錫良（1909-1911）之助，以陳仲克之名進入東京成城中學就讀，夜學英、德語。1913 年以中國官費生的身份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並繼續學習英語德語。1917 年畢業之後，則跟隨潘佩珠在中國各地活動，而主要在杭州《兵事雜誌》擔任編輯。1922 年他前往德國柏林攻讀醫學，九年後取得醫學博士學位。1931 年回中國行醫，1958 年返回越南。陳仲克流亡海外長達五十四年，著有《在海外五十四年：阮式庚（即陳仲克）自傳》（*54 (Năm Mười Bốn) Năm Hải Ngoại : Nguyễn Thức Canh (tức Trần Trọng Khắc) Tự Truyện*）一書，其生命經歷融混著中西日越的多方影響，呈現出高度的流動性與複雜性。他是少見的流亡海外之越南知識精英，精通日、英、德等語，又具有軍事專業知識，曾以「陳仲克」、「仲克」與「復卿」等名，在《兵事雜誌》撰寫翻譯大量的軍事論述。

⁶ [越]阮克川（Nguyễn Khắc Xuyên）：《「南風雜誌」（1917-1934）分析目錄》（*Mục Lục Phân Tích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西貢：教育部學科中心，1968 年）。該書後由順化出版社與東西語言文化中心於 2002 年再版。

究》⁷二書。前者將《南風雜誌》各期篇目，依內容類別與作者越文或法文姓名字母順序重新整理，以類相從，提供研究者在檢索上的方便，是研究《南風雜誌》時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後者則是在書中先介紹《南風雜誌》的發展歷程，以及該刊重要人物或編輯者，進而探討該刊物與越語現代化、新舊文學、科學藝術、社會政治的密切關係。阮克川與范氏玩兩人的整理與研究，為後來《南風雜誌》的研究奠定基礎，現今的研究除了繼續探討《南風雜誌》如何促成越語現代化，以及新舊文化文學觀，與國民性的轉變之外，⁸隨著研究視角的開拓與深化，不少研究者也開始注意到《南風雜誌》各類文學體裁與不同題材內容的表現特色及其價值，⁹同時也開始匯集出版同類型作品，如短篇小說或遊記供學界參考，相信這些資料的整理出版，將帶來另一波研究的熱潮。¹⁰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者還是集中討

⁷ 根據范書前說明可知，《「南風雜誌」（1917-1934）研究》原以法文（*Introduction au Nam-Phong*）發表於《印度支那研究所學報》（*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Nouvelle-Série 48 : (2-3), 1973）。後由范仲仁（Phạm Trọng Nhân）譯成越文，並於1993年由位於法國 Yerres 的「越意」（Ý Việt）出版社出版。

⁸ 如〔日〕岩月純一：〈「バトナム語意識」の形成と「漢字／漢文」——《南風雜誌》に見る〉，《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24号（1995年6月），頁3-24。〔越〕阮廷好（Nguyễn Đình Hào）：《「南風雜誌」與二十世紀新國民發展歷程（1900-1930）》（*Tạp Chí Nam Phong trong Tiến Trình Phát Triển Nền Quốc Dân Mới Đầu Thế Kỷ XX(1900-1930)*）（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語文系博士論文，2001年）。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學界也出現了關於《南風雜誌》的研究，如〔越〕黃永福（Huỳnh Vinh Phúc）：《從「儒學」到「現代」：越南的新文學／文化運動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關係——以「南風雜誌」及其主編范瓊（Phạm Quỳnh）為中心的討論》（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1年），以及蔣為文：「二十世紀初越南《東洋雜誌》與《南風雜誌》裡語言、文學觀之研究」國科會計畫研究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98-2410-H-006-078-MY3，執行時間：2009/08/01-2012/07/31），<https://nscnt12.nsc.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讀取時間：2015年3月2日）。

⁹ 如〔越〕阮廷好：《「南風雜誌」與二十世紀初期越南文學體裁的革新》（*Nam Phong Tạp Chí và Sự Đổi Mới Thể Loại Văn Học Việt Nam Đầu Thế Kỷ XX*）（大勒：大勒大學出版社，2001年）；〔越〕阮德順（Nguyễn Đức Thuận）：《「南風雜誌」中的文類：樣貌與成熟》（*Vă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Diện Mạo và Thành Tựu*）（河內：文學出版社，2008年）。

¹⁰ 〔越〕阮友山（Nguyễn Hữu Sơn）編：《越南遊記——南風雜誌（1917-1934）》（*Du Ký Việt Nam :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胡志明市：青年出版社，2007年）；阮德順：《「南風雜誌」上的的中、短篇小說》（*Đoán Thiên Tiểu Thuyết, Truyện Ngắn trên Nam Phong Tạp*

論越文版《南風雜誌》的各類文學體裁或是社會文化現象。

透過研究現況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學界尚未以「歐戰論述」的整體視角，來分析身處不同區域、意識型態互異、政治立場衝突的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歐戰」反映西方文明本身的多元與複雜，也帶給東亞知識分子重新審視東西方文明的機會，但對越南知識人來說，他們不僅要經歷西方現代文明衝擊與失落，還要處理自身與西方殖民者的關係，他們究竟是要被殖民者所建構的論述收編，而無視於西方劇烈的震盪；還是在對殖民者表面的恭順之下，試圖逸出殖民體制的支配與控制，在夾縫中尋求與體制交涉、周旋甚至是對抗的空間；抑或是像反法殖民運動者一樣，對西方文明與殖民者採取全然的否定與拒絕。而且這群越南知識人的特殊經驗，其與東亞知識人的歐戰論述匯流時，其間的互動過程，以及某些經驗上的一致或是差異，都將增進我們對於近現代東亞的整體理解，而有進行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因此，本文將從以下幾個面向，觀察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的「歐戰」論述：首先，說明反法殖民之越南知識人與歐戰及《兵事雜誌》的關係，以了解這群越南知識人為何能在《兵事雜誌》發表他們的歐戰論述；其次，分析反法殖民越南知識人在《兵事雜誌》上的歐戰論述；再次，探討另一群以法殖民官方立場為主之越南知識人在《南風雜誌》上的歐戰論述；復次，思考立場不同的這兩群越南知識人是否在兩極性的論述之外，還提出更具開放性的批判與省思。透過這些問題的討論，將有助於了解「歐戰」符號多元複雜的含義，最後為結論。

二、反法殖民之越南知識人與歐戰，以及《兵事雜誌》的關係

探討到二十世紀初期流亡海外的越南知識人，就不能不提到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這位重要的民族運動者，在他的革命生涯與書寫活動裡便有很大一部分與歐戰緊密相關。1914年7月，潘佩珠在獄中獲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其云：「予以為我國於此時必有一驚天動地之變局，使獄中人為之揚眉吐氣也。」¹¹（《年表》）他認為這是進行反法革命運動的最好時機，因此有越南革命

Chi）（河內：文學出版社，2013年）。

¹¹ [越]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河內：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抄本，編號 Vhc.2138，以下簡稱《年表》）。關於《潘佩珠年表》之版本狀況，參見 [越]章收（Chuong Thâu）：

黨人不斷與德、奧官員秘密往來，雙方合作的目的極為明顯，革命黨人想藉此推動民族運動，而德奧政府則企圖顛覆法殖民政權，以擾亂戰局，雙方各取所需。所以潘佩珠提到：「國中熱心赤血之男兒，皆欲乘此時期，完我夙志。」1917年3月潘佩珠出獄之後，仍密切關注歐戰的發展：「是時歐戰已逾三年，尚未結束，但閱華報外電，則德軍捷報最多，法國北部九縣俱已淪陷。余初出獄，即有乘機歸國之思。」（《年表》）顯示潘佩珠對於利用德法矛盾，以重整革命運動之旗鼓有很大的期待。

出獄後的潘佩珠的確想要趁著歐戰爆發，進行另一波的武裝革命運動，但由於身旁親信的欺騙與矇蔽、革命行動的連續失敗、長期困難的亡命生活，以及印支總督沙露（Albert-Pierre Sarraut，1872-1962，曾任兩任印度支那總督，任期為1911年11月-1914年1月、1917年1月-1919年5月）較開明的殖民政策，都讓他產生判斷上的錯誤。再加上，中國、日本與泰國相繼加入協約國，與法國同一陣線，形成印度支那周邊諸國都與法國友好的國際情勢，讓他所領導的反法革命活動難以施展，也不容易爭取外援。實際上，反法殖民運動者向法國的敵對國——德國——爭取援助，也沒有獲得什麼具體的成效。在革命活動受到種種阻礙的狀況下，潘佩珠試圖與法方合作，藉以獲得組織發展與喘息的空間。看似對立的活動方針，對潘佩珠來說並不衝突，因為只要有助於革命，他願意嘗試各種方式。¹²所以他竟然改變以往反法殖民的立場，於1918年初寫出〈法越提攜政見書〉，主張法越提攜合作，以應付歐戰的危機。潘佩珠此論一出，舉國譁然，造成了越南國內抗法運動團體的內部混亂，也削弱了反法的民族意識，正中法殖民政府的下

〈關於《潘佩珠年表》〉（“Về Tác Phẩm Phan Bội Châu Niên Biểu”）一文，收錄於章收編輯：《潘佩珠全集》（*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年）第6冊，頁81-101。潘佩珠曾在《年表》裡，記錄他聽聞歐戰爆發時的心情轉折，其云：「予在獄久，一次絕食祈死已七日矣。其日得歐戰信到，予喜復食，豈知其悲乃為真境，而喜為夢想耶。」歐戰看似為反法殖民運動帶來新的生機，但革命黨武裝行動的提早曝光卻導致日後更大的挫敗。

¹² 潘佩珠曾提及其自身個性上的善變，其云：「畢生所營謀，專問目的，期取勝於最後之五分鐘，至於手段方針，雖更改而不恤也。」（《年表》）這也使得他的思維與革命行動屢屢變易。曾有論者就潘佩珠善變多變的個性進行討論，詳參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頁134-147。

懷。¹³

法越提攜事件之後，潘佩珠重新修正自己的路線，欲取道雲南回國重整革命運動，1918年7月中旬他從杭州出發，歷經四個多月艱難險阻的旅程，終於在11月下旬抵達昆明，但當他到達昆明時，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驚：

滿城（法國）三色旗與（中華）五色旗交叉紛飛，沿滇越鐵路一帶，尤為三色旗蔽天排日之區域，予睹之愕然，幾於口呆腳木。因自九月至茲，奔走於長山叢藪之中，無一報紙讀（我輩所聞則已認中華為開明之國，然僅僅於中原各省大都城見之，至於山林邊僻之區，則其幽閉比我為甚）。抵省之時日，急走雲南府之閱報社，始得知歐戰已停，德已屈伏，法國既以勝國自雄。連數日間，皆為祝賀法捷之景象也。噫嘻！初予於饑寒交迫之中，忽得一千餘元之款，方感戴楚狂君之不暇，而竟擲此款於徒勞無益之風塵。予愚亦極矣！此行也，予之初意以為歐洲戰雲，非五六年不能散，我於此時乘法人之敝，象有鼻蟻實鑽之，獅有耳蚊實嚼之，其七顛八倒而至於斃，固意中事也。況滇越鐵路，滇人豈甘長此讓法，獲助於滇，理亦宜然。豈知一抵滇城，則法人吞天之氣焰，使滇人心膽俱碎。（《年表》，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劃）

法人的「吞天氣焰」，不僅讓雲南人，應該也讓潘佩珠「心膽俱碎」了。歐戰發生後，潘佩珠單純直率地（或是說天真）以為只要乘法國之難，就能成功顛覆殖民政府，取得勝利是意料中的事。但現在連這個支持其革命行動的契機都已經失去，原本就不容易進行的武裝活動，更是難以為繼，潘佩珠的失落可想而知。歐戰的結束、法國的勝利，不僅打擊了潘佩珠的信心，也讓不少越南民族運動者失去了奮戰的動力。¹⁴

¹³ 關於潘佩珠提出「法越提攜」的經過，詳見〔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年），頁655-659。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頁142-144。

¹⁴ 例如曾任越南國史館修纂、南定省督學的阮尚賢（Nguyễn Thượng Hiền, 1868-1925），1907年因法廢成泰帝（Thành Thái, 1879-1954，於1889-1907在位）而棄官抗議。1908年出洋，投入海外抗法殖民運動，參與潘佩珠所領導的東遊運動、公憲會，以及越南光復會等活動。阮尚賢也是利用歐戰的機會，前往暹羅與德奧公使聯繫，欲利用德奧與法

在歐戰結束前後，這一段等待時機以圖奮起的日子裡，潘佩珠與其親信大都在浙江杭州一帶活動，他們以為《兵事雜誌》撰文謀生。¹⁵《兵事雜誌》為月刊，創刊於1914年4月，確切的停刊日期不明，就目前所知，至少發行一百四十八期（1926年8月），是民初發行最久的軍事專業雜誌。在創刊號的〈編輯贅言〉提到：「本雜誌宗旨專在研究軍事，凡溢出軍事範圍以外者，概不採錄，投稿諸君幸共諒之。」¹⁶創刊伊始已有「圖畫」、「論說」、「學術」、「戰史」、「法令」、「公牘」、「雜俎」、「小說」等欄位，日後又開闢「世界大勢」、「國內要聞」、「調查」、「文藝」等專欄。¹⁷曾為《兵事雜誌》撰稿的越南人便有以下數位：

真實姓名	在《兵事雜誌》中之筆名
阮尚賢 (Nguyễn Thượng Hiền, 1868-1925)	張鼎南、鼎南
胡學覽 (Hồ Học Lãm, 1884-1942)	吳學覽、學覽、馨山
潘伯玉 (Phan Bá Ngọc, 約 1882-1922)	鍾浩生、天賦
陳仲克 (Trần Trọng Khắc, 1884-1965)	陳仲克、仲克、復卿

之間的矛盾抗法。而最遲在潘佩珠1917年出龍濟光獄前，阮尚賢已居於杭州。當阮氏得知法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時，心灰意冷，遂栖身於杭州佛寺，1925年12月28日逝於杭州雲居山常寂光寺。關於阮尚賢之生平，詳見師道剛：〈辛亥革命前後越南志士阮尚賢旅晉史實鉤沉〉，《山西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頁98-107轉72。章收編：《阮尚賢詩文選集》(Nguyễn Thượng Hiền Tuyển Tập Thơ Văn)(河內：勞動出版社，2004年)，頁9-10。

¹⁵ 章收提到當時《兵事雜誌》設有「同袍社 (Đồng Bào Xã)」，以收留越南反法革命者，而他們為了生活，也為《兵事雜誌》撰稿，賺取稿費。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筆名，有時是「天賦」，有時是「浩生」，甚至又署「憲漢」，而這作品都經過潘佩珠的校閱。見〔越〕章收：〈潘佩珠的一些別號與筆名〉(“Một Số Biệt Hiệu và Bút Danh của Phan Bội Châu”)一文，收入氏著：《潘佩珠研究》(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4年)，頁410。

¹⁶ 未署作者：〈編輯贅言〉，《兵事雜誌》第1期(1914年4月)，頁1。

¹⁷ 關於《兵事雜誌》此一軍事刊物性質的探討，詳見侯昂好：《中國近代軍事學的興起(1840-1949)——學科史的幾個重要問題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4章「近代軍事學期刊的創辦及其學術功能——以《(浙江)兵事雜誌》為中心的透視」，頁149-220。

至於潘佩珠則常以「天賦」、「浩生」、「憲漢」等名發表作品。署名「天賦」、「憲漢」、「陳仲克」的作品各具有百篇以上，因此這些越南反法民族運動者共同形成一批很特殊的，既擁有漢文素養，又具有軍事專業能力（多為軍事學校出身）的越南編輯群。¹⁸潘佩珠曾回憶自己在《兵事雜誌》的歲月，他說：

予友林亮生先生任杭州《軍事雜誌》總理，以書招予來杭。先是我國人留學北京，畢業於士官學校頗多，以外交關係，於軍界中難於位置。杭省督軍朱瑞承段祺瑞旨（段時為總理兼陸軍部總長），設一《軍事雜誌》，為收容我人之機關。予得林書，離北京回杭，任《軍事雜誌》編輯員。雜誌中時評、社論、小說等欄，皆予編撰。予是時又成為小說家矣。一枝禿筆，為他人作嫁衣裳，實非其志，然月得俸金七十元，時為供給三少年讀書之費，與諸兄弟往來之行贖，亦聊情勝無。而於雜誌得發揮其世界革命之精神，痛罵帝國殖民之文章，可以盡情揮灑，則亦壯士窮途中之趣事。（《年表》）

由此可知，潘佩珠及越南編輯群與《兵事雜誌》的微妙關係，以及潘氏所負責的專欄和工作內容，他主要編輯、撰寫時評、社論、小說等專欄。¹⁹再就潘氏的追述來看，他似乎更著力於小說的創作，並在文章中發揮聯結世界弱小民族（被殖民者）革命之精神，抨擊帝國殖民侵略所帶來的苦難與壓迫，而「歐戰」正是潘佩珠及越南編輯群們得以發揮言論力量的舞台。當然，他們的論述主要還是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如此才能隱藏自身的真實身份、避人耳目。

¹⁸ 關於潘佩珠在《兵事雜誌》上所使用的筆名，《兵事雜誌》越南編輯群的概況，以及潘佩珠在杭州的生活情形，詳見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頁 61-73。

¹⁹ 需要說明的是，考量潘佩珠的知識背景與能力，是不太可能在每個月，以一人之力完成許多具有現代軍事專業知識的專欄作品。比較有可能的狀況，是由潘佩珠負責論說評論，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篇章則由越南編輯同人負責撰寫，除了上述幾位供稿者之外，相信與潘佩珠同住陸軍同袍社的幾位越南青年也多少參與了《兵事雜誌》的編輯工作，以維持稿源的穩定。

三、質疑與批判：越南反法殖民知識人在《兵事雜誌》上的「歐戰」論述

早在歐戰之前，西歐各國已展開激烈的軍備競賽，隨著歐戰的爆發，關於戰事各項武器、戰技、戰術與戰略，更是不斷地推陳出新，其毀滅性亦使歐戰成爲人類歷史上最具有破壞性的戰役之一。《兵事雜誌》身爲專業的軍事期刊，非常關注歐戰各項事務的發展，並適時引介於中國軍事界，同時隨著歐戰情勢的進展，提供趨勢觀察或是發表評論。經由筆者的初步統計，在《兵事雜誌》上爲潘佩珠或越南編輯群所撰，與「歐戰」有關之軍事知識的介紹或是相關論述，扣除連載之作，將近百篇左右，是一股不容小覷的論述力量。就引介歐戰之新式軍事措施和武器裝備的篇目來說，就有鍾浩生〈歐洲戰場新武器之出現〉、〈歐戰兵器片話〉、〈歐戰飛行機界晚近之趨勢〉、〈交戰諸國之原料問題〉；²⁰天賦〈歐戰戰略戰術之觀察〉、〈歐戰中之科學叢譚〉、〈論航空器與戰爭之關係〉；²¹陳仲克〈歐戰中最新戰術問題之研究〉、〈科學的軍備與將來戰爭〉、〈歐戰經驗所得之射擊教育指導法〉；²²吳學覽〈德法日三國戰術比較對照研究〉；²³馨山〈從歐戰實驗所得機關槍之新戰術及新技術〉²⁴等文。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群越南知識

²⁰ 鍾浩生：〈歐洲戰場新武器之出現〉，《兵事雜誌》第 27 期（1916 年 7 月）；〈歐戰兵器片話〉，《兵事雜誌》第 28 期（1916 年 8 月）；〈歐戰飛行機界晚近之趨勢〉，《兵事雜誌》第 33 期（1917 年 1 月）；〈交戰諸國之原料問題〉，《兵事雜誌》第 33 期（1917 年 1 月）。

²¹ 天賦：〈歐戰戰略戰術之觀察〉，《兵事雜誌》第 41 期（1917 年 9 月）；〈歐戰中之科學叢譚〉，《兵事雜誌》第 56 期（1918 年 12 月）；〈論航空器與戰爭之關係〉，《兵事雜誌》第 64 期（1919 年 8 月）。

²² 陳仲克：〈歐戰中最新戰術問題之研究〉，《兵事雜誌》第 68、70、72-76、78、80、82、84 期（1919 年 12 月，1920 年 2、4-8、10、12 月，1921 年 2、4 月）；〈科學的軍備與將來戰爭〉，《兵事雜誌》第 105-108、111-112 期（1923 年 1-4、7-8 月）；〈歐戰經驗所得之射擊教育指導法〉，《兵事雜誌》第 82、84 期（1921 年 2、4 月）。

²³ 吳學覽：〈德法日三國戰術比較對照研究〉，《兵事雜誌》第 39-42、44-55 期（1917 年 7-10、12 月，1918 年 3 月）。

²⁴ 馨山：〈從歐戰實驗所得機關槍之新戰術及新技術〉，《兵事雜誌》第 54、56-62、65-67、100-102、104-105 期（1918 年 10、12 月，1919 年 1-6、9-11 月，1922 年 8-10、12 月，1923 年 1 月）。

人對於歐戰的觀察與省思。

這些「歐戰」論述大致展現以下幾項特色：首先，是反映歐戰未結束之前，以潘佩珠為首之反法團體對歐戰爆發的樂觀與激昂的態度，例如署名「天賦」的〈對於歐戰之感想〉便提到：

波蘭有獨立之提議，印度有自治之請求。觀歐戰之源因，察將來之大勢，則亡者可以復存，弱者可以復興，斷統再續，死灰重燃。有逆料者，蓋稍強者不肯認最強者之併吞，弱者小者各國，亦不肯聽一國之澎漲勢力。……弱者小者果能乘此時機，內焉因國勢之情形，而施其政治；外焉審各國之趨向，而善為轉旋，則國計尚有可為也。一念及此，而余心不覺怦怦焉欲動。十年湖海，未酬報國之心；一片愚心，尚冀回天之日。萬里雄心時有驥，千年民族豈無鳩，此其有感者一也。

余足未至歐洲之戰地，余耳未聞歐洲之砲聲，余目未觀兩軍酣戰奮鬥之若何態狀，則孰優孰劣，孰勝孰敗，最後五分鐘之結果，余烏乎知之。然而，余時築胸中之舞臺，構空天之樓閣，余亦不知余之神經，何為而若是其易於激刺也。（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劃）²⁵

文中彷彿可以見到潘佩珠他那熱烈報國的身影，以及受到歐戰之刺激而鼓動的心情。歐戰對於流亡海外，沉悶已久的反法殖民運動者來說，無疑是一劑能酬報國之心的強心針，也正是亡者復存、弱者復興的好機會，不難想見其內心的澎湃激昂。然而，作者最後卻說道：「嗟乎！談兵紙上，突然捫蝨之容，謀國旁人，盡屬畫蛇添足。停杯問天天仍醉，拔劍斫地地無言。無可奈何，借他人之酒杯，消自己之塊壘。因此歐戰，遂愴然而有感也。」²⁶顯見作者欲藉歐戰而立報國之業、建謀國之功，卻只能望戰興嘆的悲慨，其憤懣及無奈之情溢滿紙上。而文中寫道將歐戰之勝敗取決於「最後五分鐘之結果」的態度，不正與潘佩珠自傳所云「畢生所營謀，專問目的，期取勝於最後之五分鐘」（《年表》）的作風相符。

其次，越南知識人能較其他論述者更早關注到西方國家（尤其是法國）的侵略本質。例如署名「鍾浩生」的〈歐戰感占〉十首：

²⁵ 天賦：〈對於歐戰之感想〉，《兵事雜誌》第53期（1918年9月），頁3-4。

²⁶ 同前註，頁4。

戰局輸時人死盡，勝時權利屬誰家。芸芸億兆原無罪，肉飽鷹鶚骨委沙。
焦海崩山一彈丸，雷驅艇隊下雲端。平生浪羨文明學，學得文明骨已寒。
於今世界愈文明，殺伐機關日愈精。白禍將臨黃禍滅，亞洲何物作長城。
未飲狂泉已病狂，幾多同種誼全忘。白人自啖白人肉，為告黃人早主張。
海牙日日講和平，暗裡安排據戰爭。笑煞敦槃壇坫上，盜鈴掩耳說文明。
莽莽風雲總殺機，人頭紛落肉橫飛。虎狼世界側身在，最可驚人賦式微。
學得文明到極端，血流成海骨成山。拚將無數蒼生命，擁護皇家與貴官。
保障人權說阿誰，養兵猶說弭兵時。一朝征戰收場處，喋血無辜百萬屍。
紛爭蠻觸更何如，巢是鳩居是鵲居。祇恐吾無中立地，漫將破壞責伊渠。
妖霧驕氛壓濟城，提攜襁褓尚偷生。泥塗已分長牛馬，不敢逢人說外兵。²⁷

〈歐戰偶占〉諸作瀰漫著濃重的反戰思想，以及對於人類過度追求文明而至自我毀滅的批判，日講和平的列強原來是彼此殺伐的「鷹鶚」與「虎狼」，沒想到歐戰竟是人們不斷追求文明所得來的結果，所謂「盜鈴掩耳說文明」、「學得文明骨已寒」，正一語道盡對於歐洲文明的失望與哀嘆。更甚於此的是，歐戰並非僅是西方民族之間的衝突與殺伐，而更提前警告了西方民族對於東方民族「黃種人」的侵略。在歐戰尚未結束之前，越南知識人就有如此清醒的認識，而這清醒的認識實來自於遭受殖民的慘痛經驗。又如署名憲漢的〈歐洲再戰之動機〉一文便觀察到法國在戰勝世仇德國之後，給予德國的制裁：「法人夙浸染於極端之軍國主義，歐洲大陸霸國之欲望，無日不踴躍於胸。一旦得絕好之時間，榻側強鄰，一敗塗地，利用此時會，為永久壓德之謀，則莫如以極鉅之賠款責之德人，使德人擔負其能力所不能及之重任。」²⁸更批評法國日後進逼德國魯爾（Ruhr）地區，將是引起戰爭的導火線。憲漢清楚地看出戰後的責任歸咎和利益分配，很有可能是再釀戰禍的理由。憲漢又在〈請觀優等陸軍國之對我華〉這篇論述裡，提到法國報刊醜化中國及中國人背後的意涵：

諸君諸君，試取巴黎最近所發行之報紙而一讀乎，彼所藉口為列強共管之理由者，有如下之各條，而其實皆以售法人之狡者也，彼之言曰：「中國

²⁷ 鍾浩生：〈歐戰感占〉，《兵事雜誌》第34期（1917年2月），頁10-12。

²⁸ 憲漢：〈但歐洲再戰之動機〉，《兵事雜誌》第109期（1923年5月），頁12。

人為劣等民族也，中國為強盜的聖地也，中國為野蠻的叢藪。」凡彼之所以發為此種汗蟻我華之言者，無非欲英美諸國同致惡感於我中華。使彼法人支配我華之時，有諸國起而助桀耳。彼所視中華為越南之第二幕者，豈不已暗中佈置一切哉。雖然，吾儕今日乃為是言，亦不能不謂其見事之太晚矣。法人以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佔越南之南圻，取柴棍海汛，置軍港，以便扼南支那海之咽喉。又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組織法領東京政府，置總督於河內，敷築東京鐵道，一至廣西，一達雲南省城，以便通粵滇之孔道，經營慘淡，幾及百年，跋涉風濤，不遠萬里。彼所耿耿逐逐者，豈僅區區安南一寸土已哉。時至今日，共管中華之說，乃大唱自法人之口中，蓋包藏禍心，已非一朝，盤彎馬弓，相機而發。南中華之半幅山河，不潤豺狼之吻，法人死不瞑目矣。（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劃）²⁹

憲漢特別利用法國逐步侵吞越南的史實，提醒中國切莫輕忽法國的侵略野心，以及借報刊以醜化中國與中國人的宣傳手法。同處亞洲的中國與越南，因面臨相同強權的侵略，而有了相互連結、映照的可能。憲漢這種對於法國帝國主義的強烈指摘，正好與歐戰結束前後，人們對於法國維持和平的高度期待，以及法國提倡自由、人權、正義的形象，有著頗大落差。³⁰例如《兵事雜誌》第33期（1916年11月）便刊載了蔡元培（字鶴卿，1868-1940）於11月17日至杭州演講「吾人所受于歐戰之教訓」時的內容，其中便云：「德以帝國主義，破壞人道主義者也；法以人道主義，抵抗帝國主義也。」³¹兩相對照之下，顯示了「法國」在他們心中的不同形象及評價。而這個例子也說明了在《兵事雜誌》這個言論場域裡，對於參戰列強可以有開放多元的討論。

²⁹ 憲漢：〈請觀優等陸軍國之對我華〉，《兵事雜誌》第116期（1923年12月），頁20-21。

³⁰ 衛金柱認為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在政府與國民希望協約國獲勝的期待下，這使得中國政府的宣傳或是輿論自然傾向為協約國辯護，攻擊同盟國。再加上美國也加入協約國，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又提出著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更使得中國人認為歐戰是正義的協約國與邪惡之同盟國對抗的戰爭，也是民主共和對專制的戰爭。詳見氏著：《歐戰與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研究》，頁32-33。黃金麟也提到英法等「民主國」聖化大戰的做法，是「藉符號文化以聖化自己，並將罪惡轉嫁給他人」，見氏著：〈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頁101-102。

³¹ 蔡鶴卿：〈吾人所受于歐戰之教訓（續）〉，《兵事雜誌》第33期（1917年1月），頁13。

最後，是對歐戰之後公理與正義蕩然無存，和平杳不可得，大戰必然再來的悲觀預測。歐戰甫結束，巴黎和會舉行在即，身為戰勝國的中國知識分子興高采烈地迎接勝利的到來，例如北大校長蔡元培與該校教授，舉行演講，總結歐戰的意義：一為黑暗的強權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為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三為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四為種族的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³²這時候的中國知識分子尚在歡呼著和平的到來，仍未完全清楚地認識到戰爭複雜樣貌與殘殺本質，以及列強欲致敵國於死地的殘酷事實。³³但在戰爭才剛結束，巴黎和會尚未召開之前，署名天賦的〈歐戰後對於將來世界平和與戰爭之推測〉一文就有洞燭機先的省思，其云：

此猶言乎有形之戰爭也，若其無形者，則有若關稅戰爭者，有若投資戰爭者，有若金幣吸收戰爭者，有若軍備擴張戰爭者，種種無形之戰爭，無一不以極劇烈之手段行之，互思所以制人之死命也。然則此次歐戰終結後，而謂將來世界之平和者，誰其信耶！誰其信耶！夫以後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儕對於世界之將來，不能不為持平和論者下一斷語曰：「平和平和云者，不過世界列強藉此以為準備戰爭之假面具焉耳。」（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劃）³⁴

天賦指出在有形的戰爭之下，歐戰參戰各國在檯面下有許多無形的衝突與角力，顯示出戰爭的多樣性與複雜程度。但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戰爭，都突顯了各國均欲將敵國除之而後快的殲滅心理。因此，天賦認為列強一面鼓吹正義和平、

³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 517。

³³ 黃金麟提到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歐戰較為全面的反省，以及對於英法偽善的質疑是在歐戰結束後才陸續出現，見氏著：〈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頁 101。而丘為君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現代文明危機的省思，則於戰時便已出現，詳見氏著：〈「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頁 83-96。這些分析顯示「歐戰」實為一內容繁複且充滿矛盾的概念，可能隨著中國自身的情勢，以及受到英、法、美、日等列強的論述所影響，而不斷派生延異，產生面目各異的歐戰論述。而這群從事反法運動的越南編輯，則因自身受殖民的背景，為歐戰論述加入更複雜的變因。

³⁴ 天賦：〈歐戰後對於將來世界平和與戰爭之推測〉，《兵事雜誌》第 55 期（1918 年 11 月），頁 4。

人道公理，一方面又擴張軍備，到最後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會成為列強遮掩偽善心態的華麗辭藻，所以他對於歐戰之後和平的世界局勢是感到悲觀的。他這樣的省思，便很有可能來自於越南反法殖民者對於法國在殖民越南時，運用兩手政策的熟悉，有了被殖民的經驗，他們可免於迷醉於蒼白虛偽的口號之中，洞悉偽善面具下的真相。在這篇文章之後，《兵事雜誌》陸續出現類似的省思，和對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測，以及未來和平杳不可得的悲觀態度。³⁵

四、歡呼與擁護：越南《南風雜誌（漢文版）》上的「歐戰」論述

在觀察越南反法殖民運動者與知識人發表在《兵事雜誌》上的歐戰論述之後，另一個由殖民者及傾法／親法知識人所共同構築的言論場域——《南風雜誌》，以及發表於該刊物上的歐戰論述，也是我們必須觀察的重點。《南風雜誌》創刊於1917年7月，終刊於1934年12月，共刊行二百一十期，創刊時便已有漢文及越文兩版，從第六十期（1922年6月）開始出現法文版。《南風雜誌》在法殖民政府的支持之下而成立，扮演了宣傳殖民政府政策，強化越南與法國之聯繫的重要角色，是法殖民政府發行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刊物。越文版由范瓊（Phạm Quỳnh, 1892-1945）擔任主筆，漢文版則由阮伯卓（Nguyễn Bá Trác, 1881-1945）擔任主筆，但他於1919年7月辭去漢文主筆一職，改由范瓊兼任，但仍時常在該刊發表作品。³⁶范瓊與阮伯卓都是越南近現代較為特殊的知識人，與潘佩珠等海外

³⁵ 例如署名「憲漢」者就發表了〈世界將有第二次大戰之余臆說〉，《兵事雜誌》第81期（1921年1月）；〈對於太平洋會議問題之芻言〉，《兵事雜誌》第89-92期（1921年9-12月）；〈世界主義之戰爭〉，《兵事雜誌》第102期（1922年10月）；〈歐洲再戰之動機〉，《兵事雜誌》第109期（1923年5月）；〈和平安在〉，《兵事雜誌》第120期（1924年4月）；〈嗚呼和平〉，《兵事雜誌》第129期（1925年1月）等文。署名「陳仲克」者，則發表了〈論歐戰前之列強世界政策〉，《兵事雜誌》第71期（1920年3月）；〈軍備限制與世界和平〉，《兵事雜誌》第81期（1921年1月）；〈世界戰之真教訓〉，《兵事雜誌》第92、94期（1921年12月、1922年2月）；〈歐洲大戰之歷史的意義〉，《兵事雜誌》第95期（1922年3月）等文。

³⁶ 關於《南風雜誌》的創刊過程與刊物性質，詳見〔越〕范氏玩（Phạm Thị Ngoạn）著，范仲仁（Phạm Trọng Nhân）譯：《「南風雜誌」研究 1917-1934》（*Tìm Hiểu Nam Phong Tạp*

流亡的反法殖民運動者有著相似知識接受過程，既接受過傳統越南漢文教育或科舉考試的洗禮，也都有被殖民或是抵殖民的經歷。而且，他們與潘佩珠等反法殖民運動組織亦有接觸，例如阮伯卓出洋留學的時候，就曾接觸以潘佩珠為首的反法組織成員，甚至一同進入軍校學習。³⁷更特別的是，范瓊與阮伯卓也都精通法文，因此他們有能力進行跨語際的書寫翻譯，有助於各種語言與思想文化之間的交流溝通，法殖民政府希望透過他們來增進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認識與聯繫，進而對殖民政權產生認同。但也因為他們與法殖民政府關係密切，兩人均於 1945 年 8 月的「八月革命」（Cách mạng tháng Tám），遭到越盟（即越南獨立同盟會，Việt Nam Độc Lập Đồng Minh Hội）分子殺害。雖然他們的政治立場受到不少質疑，但他們翻譯及創作的大量作品，無疑地對於現代越南文的推廣普及、穩定與成熟是有很大貢獻的。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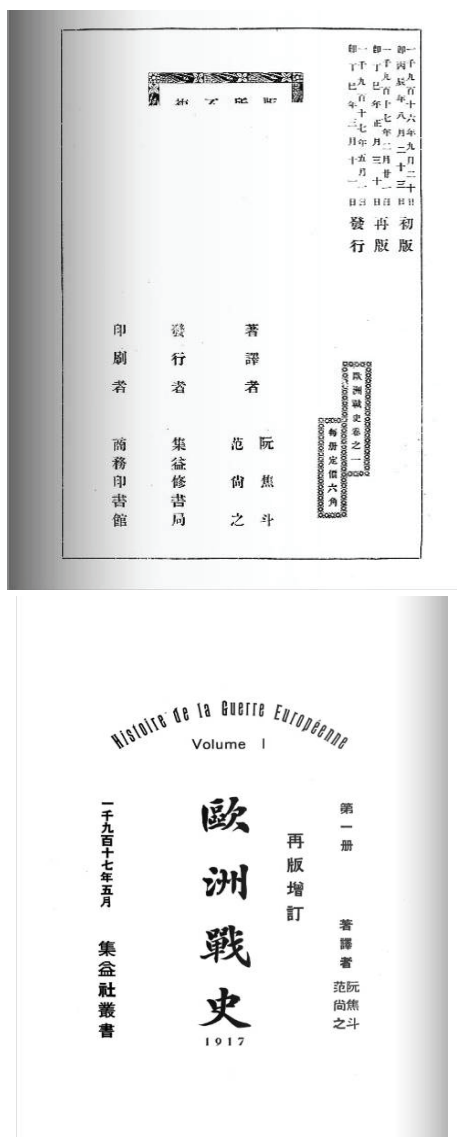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南風雜誌》創刊之前，范瓊、阮伯卓兩人便已參與「歐戰論述」的生產、製作與傳播，他們曾以「范尚之」、「阮焦斗」之名共同編譯一部《歐洲戰史》。《歐洲戰史》共分兩冊，根據版權頁可知，此書由「集益修

Chi (1917-1934) (Yerres: 越意出版社, 1993 年), 頁 26-41。陳慶浩:〈《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總提要〉, 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第 19 冊《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頁 1-3。

³⁷ 潘佩珠曾在《年表》兩次提到阮伯卓（焦斗），都是提到他入學軍校的情形，一是「廣西有陸軍幹部學堂，君（陳有力）與阮焦斗、阮泰拔三人同入軍校，為將弁之學習」；一是「會（光復會）初成立，即著手於光復軍之組織。因年來遊學生類多入軍事學校者：……廣西陸軍幹部學堂有陳有力、阮焦斗、阮泰拔等。」可見當時阮伯卓也被潘佩珠視為該組織的成員之一。而阮伯卓亦在其《汗漫遊記》記述他於上海巧遇元君（即陳有力之化名，Trần Hữu Lực, 1886-1916），兩人因劉君（真實身份不詳）之介，一同於 1910 年 9 月插班考入廣西軍官幹部學堂第二期，後於 1911 年 8、9 月間畢業的經過。見氏著:《汗漫遊記》，《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30-31 期（1919 年 12 月-1920 年 1 月），頁 210-216、1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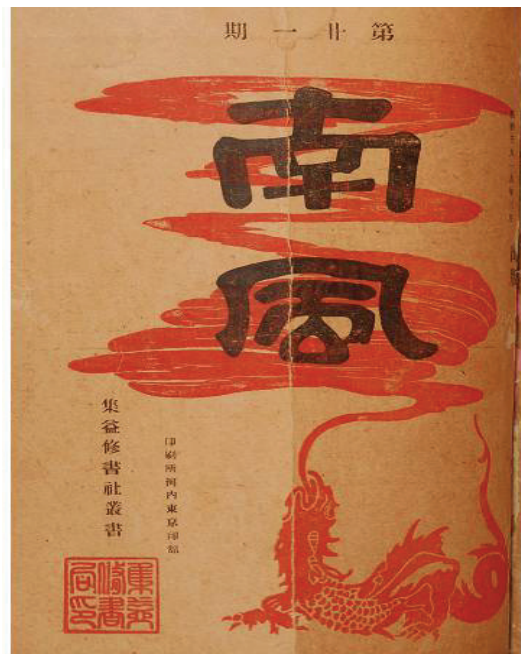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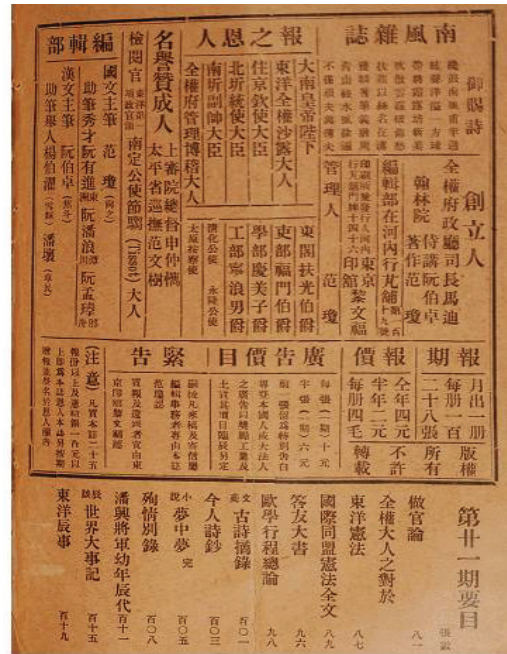
³⁸ 關於范瓊與阮伯卓生平的介紹，詳見范氏玩:《「南風雜誌」研究 1917-1934》，頁 43-64、67-72。陳慶浩:〈《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總提要〉, 頁 4-5。此外，在蔣為文國科會計畫「二十世紀初越南《東洋雜誌》與《南風雜誌》裡語言、文學觀之研究」的研究成果報告裡，也提到了《南風雜誌》主編范瓊的生平與歷史定位，見該報告書頁 4-5，<https://nscnt12.nsc.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讀取時間：2015 年 3 月 2 日）。

書局」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見下圖書影）。曾有論者對於只出版過一部《歐洲戰史》的「集益修書局」感到困惑，因為未見關於該書局的任何記載。³⁹實際上，《歐洲戰史》與《南風雜誌》都是由位於河內的「集益修書局」來進行編輯，如此一來自然不易為中國人所識。



《歐洲戰史》封面及版權頁書影

³⁹ 詳見張澤賢：《民國出版標記大觀》（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11月），頁190。



《南風雜誌》封面（左下角有「集益修書社叢書」字樣）及版權頁書影

《南風雜誌》第六期卷末還特別刊出〈《歐洲戰史》出版告白〉一文以廣銷路，顯見《南風雜誌》與《歐洲戰史》之間的密切關係。該出版告白有云：

凡生於此二十世紀中者，莫不欲知今茲戰禍之真相現狀，以覘世界人類之活劇。第吾人遠居異地，求漢文中屬此戰役編輯，雖略有所見，然其間事實鮮確、記載闕略，令人觀戰於紙上者，不啻在五里霧中，不誠可嘆哉！同人慨乎此，乃編《歐洲戰史》一部。凡戰禍之近因遠因，及各戰國之政治、外交、經濟、武力，以及現時戰爭之地形、軍略、兵器、戰況，無不一一詳述，以餉我亞人，凡有志當世大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以資參考。⁴⁰

該書編者有感於漢文世界對於歐戰論述的偏頗與粗疏，故編成是書以提供更詳盡確實的參考，《歐洲戰史》編譯者之一的阮伯卓亦在該書序言裡，提到各界關於歐戰之論述易受自身立場所影響而頗多偏頗，因此他主張採納諸家觀點，以力求客觀公正。⁴¹

但實際上，《歐洲戰史》的編輯卻是與法國想在「歐戰」言論場域裡，取得發言權與社會影響力有密切的關係。根據范瓊本人的回憶，他提到歐戰爆發之後，德國在中國大肆宣揚其國參戰的正當性與不斷獲得的勝利。這對法國人來說，是戰爭宣傳上的重大危機，深怕論述歐戰的主導權為德國所掌握，無法為法國爭取更多的輿論支持。因此，法殖民政府特別要求他與阮伯卓兩人以漢文撰寫《歐洲戰史》一書，以獲得更多的支持與同情，同時也形成對德國的譴責壓力。⁴²由此可

⁴⁰ 未署作者：〈《歐洲戰史》出版告白〉，《南風雜誌》第6期（1917年12月），頁372。

⁴¹ 由「編輯主任焦斗」所撰之〈《歐洲戰史》序〉提到：「著述家多爭筆戰，以自擁護其己國。若此，則優劣是非之界，未可以當局之評判，為世間信史也。本局開幕之初期，適當全歐劫禍方劇之日，世界競爭變化之現形，影響於我亞東者，正復不淺。凡有斯世之責者，寧忍漠然置之。吾儕用是爰集各戰國之情報及局外人之論調，折衷採捨，取次編成，名之為《歐洲戰史》。吾儕雖未敢必是史能為靈犀之照，使此戰幕中之魑魅魍魎，悉現形於閱者之眼。然從兩方面之觀測，認真以為可據者都列在記載之例，想凡閱是史者，不至有偏袒之疑。」該書在資料選擇上則是使用了「各戰國往來書札及外交部所印行之各書類」與「各中立國著述家之書類（包含各種相關新聞、雜誌、圖書及日記）」二大類資料。見〈歐洲戰史序〉、〈本書稽究之特色〉，阮焦斗、范尚之著譯：《歐洲戰史》第1冊（河內：集益修書局，1917年），頁2-4。

⁴² [越]黃文從(Huỳnh Văn Tông)：《越南報刊史——1930年代之前》(Lịch Sử Báo Chí Việt

見，各方人馬在符號的爭奪上也同樣是激烈而殘酷，絲毫不亞於兵戎相見時的殺戮慘狀，誠如阮伯卓所云「著述家多爭筆戰，以自擁護其己國」，而《歐洲戰史》其實也是這場筆戰中的一部作品。雖然，著譯者宣稱不欲袒護交戰的任何一方，但官方力量在背後的刻意運作，以及編輯者不斷為讀者放大字體、拈出重點、提醒意義的貼心舉動，⁴³都不難看意識型態已經先主導了整個文本在論述時的趨向。

第一節 德之原罪而已

夫德帝國之理想既專重於強力。則宜設法以破壞其鄰於我側者之各生機。以便無與我反對。試觀在比則時盧連及法北境之戰局。則可見此高尙課本自然之結果。若是則德國戰爭之前途。豈至今日而始劃定哉。蓋實由於哲理觀念之中。既預定時刻以引之入勝也。

然此哲理觀念則常吸受自己所吐出之煙霧。自以爲一新之提唱。而其間則適足以粉飾其自己之貪慾心。但即其外交上所發生之諸事。則全是鮮廉寡讓之性根。逞暴肆虐之態度。及假道德之原罪而已。

軍界猶稱見其持重。至於學界諸人。則太爲暴露矣。彼輩既深在此等思想。立成一完全之說系。教員拉孫（Lasswell）氏曾著一書名之爲「理想上之學問及戰爭論」。總於近今十年間印行。誠爲德國中少年思想上之一部教科書。試摘錄此書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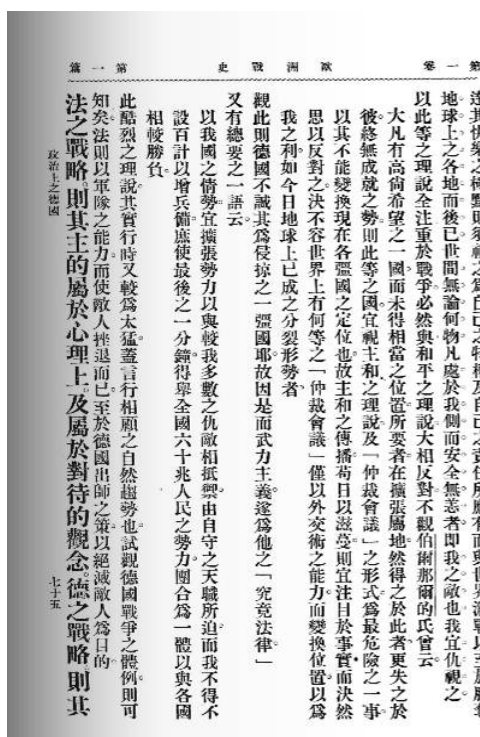
論及「國際交涉」之問題云。

此國家對於其他之國家原無一定之法律。……既謂之國家。決無有犯罪之可言。……曾重條約之事。非屬於法律上之一問題。乃屬於權利之問題而已。……弱者縱有如何條約。亦不過爲弱者乘時魚肉之媒介而已。此等現狀。亦無背於倫理。以其與事實相合也。……國家者。常視爲有智識之物。何則。國家上相對之爭點。惟憑物質上之強。方解決之。

七六

Nam từ khởi thủy đến 1930) (胡志明市：智燈出版社，1973年)，頁103。

⁴³ 例如「武力主義」一節，作者在「法則以軍隊之能力，而使敵人挫敗而已；至於德國出師之策，以絕滅敵人為目的」的比較之後，放大字體，提醒讀者云：「法之戰略，則其主的屬於心理上，及屬於對待的觀念；德之戰略則其主的屬於形式上的，及屬於勦滅的觀念。」（如上圖書影所示）作者試圖從文字的對比，突顯兩方之正負面形象。見阮焦斗、范尚之著譯：《歐洲戰史》第1冊，頁75-76。



《歐洲戰史》放大字體、強調重點之書影

漢文版《南風雜誌》雖然不如《歐洲戰史》全然以「歐戰」為報導及論述的核心，但在歐戰前後，每期均於「辰談」（即「時事」）這一欄目，以「歐事略記」、或「歐戰之部」、或「歐洲之部」、或「世界之部」為題，報導歐戰參戰各國——尤其是法國——的最新動態與戰局發展。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六期（1918年10月）罕見地以大篇幅報導「歐戰」或對此進行討論，稱之為「歐戰」專題亦不為過。⁴⁴

綜合《南風雜誌》上的「歐戰」論述，我們可以發現有幾項特色：首先，是

⁴⁴ 該期收錄了〈聖諭勸國民集國債〉、〈東洋總統全權大臣廣告文〉、〈關於歐洲戰區之評調（社說）〉、〈國債之義舉〉、〈勸旅越華僑國債文〉、〈法國著名之軍事家大將 Foch（福許）公〉、〈法境華工之情狀〉、〈歐戰之心理論〉、〈美國募債·總統 Wilton（威爾遜）之演說〉、〈福許（Foch）將軍傳續誌〉、〈勸越南同胞集國債文〉、〈歐戰之部（辰談）〉、〈辰事得四絕六首〉、〈勸轄內紳豪樂買國債票詩〉、〈閱歐洲戰電德皇兵敗乞和戲成五絕〉、〈征婦詞〉等文。

不斷在論述中化約雙方的本質差異：聖化自身與醜化敵人，歌頌法國的正義形象，譴責德軍的罪惡與醜陋。例如雪輝（即楊伯濯，*Dương Bá Trạc*，1884-1944）〈勸越南同胞集國債文〉提到：「試一披陣圖、閱戰史，知德賊之何等貪殘，法軍之何等堅毅。捷電紛馳，敵勢日蹙。行見天日重光，妖氛盡殲。世界無兵革之災，人類食和平之賜」。⁴⁵而署名「南風」在「社說」欄刊出的〈關於歐洲戰局之評調〉一文則說：「噫，彼貪殘之醜虜，沉醉於侵略主義之酒精，欲舉全世界人類而牢籠之，以遂其鯨吞虎噬之野心，其致有今日也宜哉。」⁴⁶又如由阮伯卓所撰之社論〈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便云：「彼世界惡魔之德意志，將欲挾強權以宰制人類，展霸圖以吞併寰宇。……此猙獰之惡獸，怒吼狂奔，伸其軍國之勁臂，張其專制之利爪，以摧撼人道，破裂公理也。……德人罪大惡極，已不容於人類。」⁴⁷相較之下，法國誠為維護和平人道的正義之師，能助各國「脫離於強權之羈軛，而且能使世界各民族免沉淪之禍。」⁴⁸在這種論調之下，敵我雙方已被化約為互不相容的正邪對立，不斷誇大自身正義之處，以取得參戰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用負面甚至是動物性特徵詞語，徹底醜化敵人之猙獰貪殘，則能毫無顧忌地歸咎戰爭責任，以便進行瘋狂的報復和要求大量的戰債賠償。在真實的戰事之外，戰爭的毀滅與非理性亦在書寫中不斷上演。

其次，是強化被殖民者對於殖民母國情感上的認同與凝聚。法國與越南本為兩個異質性多過於同質性的族群與國家，兩者在文化與價值觀上的差異，不易泯除。為此，法國大多以「同化」（*assimilation*）手段作為殖民政策，同化政策指的是要將殖民地社會改造的像法國一樣，殖民者認為將法國文化帶到各個殖民地是法國人的義務與文明開化的使命。然而，這種同化政策並不尊重殖民地與原住民固有之文化制度、習慣精神，反而顯示出自以為文明的種族優越感。強行的同化政策常使該地區的傳統制度受到極大的破壞，甚至是消失，卻也常激起被殖民者不同程度的抵制與反抗。⁴⁹

⁴⁵ 雪輝：〈勸越南同胞集國債文〉，《南風雜誌》第16期（1918年10月），頁210。

⁴⁶ 南風：〈關於歐洲戰局之評調〉，同前註，頁178。

⁴⁷ 阮伯卓：〈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南風雜誌》第17期（1918年11月），頁227。

⁴⁸ 南風：〈國債之義舉〉，《南風雜誌》第16期（1918年10月），頁185。

⁴⁹ 詳見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頁43。關於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亦可參見〔英〕Robert J.C. Young 著，周素鳳、陳巨擘譯：《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頁31-33。

不過，法殖民者認為歐戰的爆發，卻是增強被殖民者情感認同的好機會，⁵⁰宣傳歐戰是法人與越南人共同面臨的國家危機，呼籲越南人應協助法國政府共度難關。這樣的論述，大多從先正面立說，強調法國殖民所帶來的文明與便捷：

法國者，我越南之恩師；而我越南者，大法國之愛子。田疇為吾墾闢、道路為吾修理；振興吾之教育、改良吾之政治，開吾智厚吾生，于茲垂祀兩紀矣。同休戚共利害，吾於法有密切之關係。⁵¹

正因為越南享受了法國殖民的好處和利益，更應挺身而出協助法國，其云：「吾輩受卵翼之深恩，感挈提之高誼，不當為之排難解紛、急公赴義者乎。」⁵²又如阮伯卓〈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一文認為法國不因歐戰爆發，而「間斷其提挈人國之天職也」，「就今日大法與我越南觀之，此之一面，則恩主為他人施恩於自己最悲痛之時；其他一面，則受恩者報恩於恩主最悲痛之時，直不啻因此患難憂戚之中，雙方和血以相注，披肝以相見。從此而消嫌疑、絕猜忌，我民一心以信仰大法，大法專意以提挈我民。法越之感情，不因此戰局，而有密切關係耶！」⁵³希望雙方能因歐戰捐棄成見、泯除猜忌，而越南人對於法殖民政府應有的「信仰」與「報恩」更是此文著眼之處。雪輝〈勸越南同胞集國債文〉則認為正是由於法國的參戰與保護，才能使「我同胞得優遊極煦於三色之旗下，而不至為夷狄所蹂躪、強權所奴隸。」社論〈國債之義舉〉更從反面警告：「易主再奴，世間之最苦境也。現時我等之向導師，情與我相感，意與我相舉，膠漆之投，非一日矣。縱一旦有他之強暴國，取而代之，則我國之苦痛，為如何也。」⁵⁴作者操弄法國敗亡，將有帶來苦痛之「強暴國」——德國——殖民的威脅與恐懼心理，提醒越南人毋寧認同法國、支持法國在歐戰場上的一切舉措。⁵⁵在他們的論述裡，法越情感能因面臨

⁵⁰ 反法殖民者如前述潘佩珠等人，亦認為歐戰的爆發有助於反法殖民運動的進行。可見歐戰本身具有複雜多元的面貌與符號資源，可供不同集團依自身需求而召喚取用。

⁵¹ 雪輝：〈勸越南同胞集國債文〉，頁 210-211。

⁵² 同前註，頁 211。

⁵³ 阮伯卓：〈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頁 229。

⁵⁴ 南風：〈國債之義舉〉，頁 185。

⁵⁵ 〈國債之義舉〉這一段話其實也隱含了令人反動的力量，因為無論在任何強權之下，越南及越南人都只是刀俎上的魚肉。所謂的「國家」，究竟指的是誰的國家？「奴」的身

歐戰危機更加凝聚強固，也能激發越南人對於母國法國的認同、信賴與支持。因此，當雪輝寫下「法讎吾讎」、「法恥吾恥」的言論也就不難理解了。⁵⁶

最後，是殖民者爭取被殖民者對於戰事全然的支持與投入。在《南風雜誌》這些歐戰論述裡，論述者刻意增強法越雙方關係，一以鞏固自己的正義形象與統治地位，二來可以進一步要求被殖民者共赴國難、為國犧牲。阮伯卓曾經提到：

夫所謂戰爭之上教訓者何，即大法人之愛國心是也。當國家多難之時，無論疆仕當兵，出國境以禦敵，即至國中之婦女兒童，無不獻身為國家用……大法人則於國家多難之時，只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雖品位何等高貴？學問何等博洽？身分何等關重？而要之全是養成以供國犧牲已耳，幾若除非赴國難，則留此身全屬於無用物。⁵⁷

覆巢之下無完卵，作者認為在其殖民母國多難之時，越南人應效法國人之愛國心，不論其品位、學問，以及身份之貴賤優劣，應貢獻生命、財物為國犧牲，正如其雜誌廣告所言「以性命報國」、「以金錢報國」，或前赴戰場，或捐輸國債。⁵⁸又如章民（即潘瓊，Phan Khôi，1887-1959）〈征婦詞〉其一〈遠別〉模擬征婦送夫出國參與歐戰的心情：

汽筒嗚嗚嗚，鐵艦行開洋。君在船艙中，妾立船橋旁。
相望不相即，誰哉為參商。傳聞德意志，歐洲強國強。
文明恣其毒，同種還相戕。法國赫斯怒，義聲聯四方。
大募屬國兵，誓將除犬羊。君是南國民，當為法國殤。
毅然奮臂行，腰彈而肩鎗。君家窶且貧，金錢非所望。
努力立功業，以為尊國光。君行雖得意，妾居豈能忘。
含涕強歡笑，恐君心悲傷。古別尚踟躕，今別何倉皇。

份並未解除，又何必一定要支持法國，遵從法國殖民者的邏輯而為其所恐嚇呢？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在於尋求越南的自主與獨立，才能免於強暴國的殖民與支配。若是如此，這段話語反而有著令人料想不到的反動力量。

⁵⁶ 雪輝：〈勸越南同胞集國債文〉，頁 211。

⁵⁷ 阮伯卓：〈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頁 230。

⁵⁸ 未署作者：〈編輯餘言〉，《南風雜誌》第 16 期（1918 年 10 月），頁 114。

汽機一以動，天海徒茫茫。（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劃）⁵⁹

作者借征婦口吻先抨擊德國隨意輕啓戰端，又讚揚法軍為聯合四方的正義之師，並力勸身為法政府之子民的丈夫應懷有報國之心，若無力捐輸軍費，則可親赴戰場，以性命報國。征婦雖有不捨之情，卻全然支持其夫獻身為國的功業，甚至日後「德賊或再發」，征婦亦勸其夫「當挾長男行」。⁶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詩中的「君」既可指征夫，亦可指正在讀詩的讀者，讀者的視線與心緒，也隨著征婦不斷地設想與反思而轉移，並在閱讀詩歌的過程中接收到作者所傳達的訊息。

除了以性命報國之外，捐輸國債更為法殖民政府當局所熱烈提倡，許多相關論述最後都指向購買國債一途，例如「東洋民族素以忠義著，不愧為我大法臣子，對於今日之事，其必以母國為鑑無疑矣。大法人與本處人平日既以誠心實意而相與，又以吞仇保國而相關，則今年之欣欣然結隊成群，銀錢以助國債者，當不減去年也。」⁶¹又如「現日國家之所期許於我東洋人者，只願我東洋人，凡官民上下，直各盡其對大法之誠，以其所贏餘，為大法集得多數之國債耳。」⁶²第十六期《南風雜誌》泰半文章都在呼籲國民購買國債，⁶³其論述的強勁力道甚至連刊物空白處都不放過，每每見到雜誌編輯不斷勸諭同胞購買國債的啓事（如下圖書影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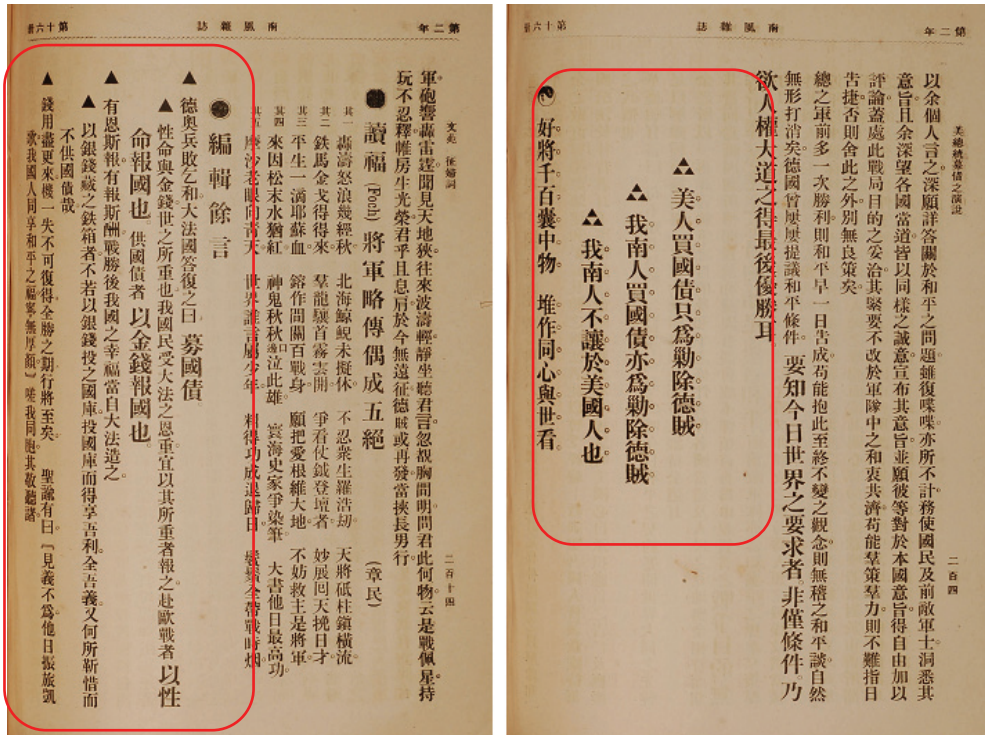
⁵⁹ 章民：〈征婦詞〉，同前註，頁 212-213。

⁶⁰ 同前註，頁 214。

⁶¹ 未署作者：〈東洋總統全權大臣廣告文〉，同前註，卷前第 4 頁。在此文之前，另有〈聖諭勸國民集國債〉廣告文。

⁶² 南風：〈國債之義舉〉，頁 182。編輯者在這個題目之下，用與題目一樣大的字體，喊出：「勸同胞出資集國債，助大法討賊成戰功」的口號。

⁶³ 如〈聖諭勸國民集國債〉、〈東洋總統全權大臣廣告文〉、〈國債之義舉〉、〈勸旅越華僑國債文〉、〈美國募債·總統 Wilton (威爾遜) 之演說〉、〈勸越南同胞集國債文〉、〈勸轄內紳豪樂買國債票詩〉等文。



《南風雜誌》第十六期空白處之啓事

在越南知識人的歐戰論述之外，《南風雜誌》也選錄了一些國外的報導或是評論，甚至是反法殖民運動者的傾法宣言，如前文所述潘佩珠的〈法越提攜政見書〉。然而，《南風雜誌》選譯這些來自英法美日中的歐戰論述，並非只是單純的轉錄，而是企圖塑造該刊言論開放、客觀公正的形象。這些看似來源不一的論述，其實都是經過編輯者的精心設計，根據自身的現實和需要而加以選用的。編輯者這樣的用心，其實更突顯了「歐戰」論述的符號意義。

五、在譴責與擁護之外的省思

如前文所述，反法與親法雙方陣營不僅判然有別，藉由書寫所透顯的立場更是涇渭分明。然而，在大量充滿批判與質疑、歡呼及擁護的兩極性描述之外，雙方對於戰爭的發生、暴力衝突的傷害、和平秩序的恢復、尋求和解的可能、東西

文化的檢討等問題，是否提出更開放的省思，亦是值得觀察之處。

反法越南知識人潘佩珠曾在《兵事雜誌》上發表幾部以歐戰為場景，或是與歐戰有關之小說，如《戰場之曙光》、《血紙》、《俠狗》，以及《猿國》等篇。⁶⁴已有論者觀察到潘佩珠在這幾部小說，流露出強烈的反戰思想與人道關懷，他除了指責侵略者輕啓戰端所帶來的禍害之外，也很直白地批判西方強權所形塑的文明觀念與進化思維，以及對種族的歧視和弱勢族群的欺凌。⁶⁵值得注意的是，若從戰爭受難者或是迫害者（甚至兩者兼有）的感官經驗出發，這些小說則提供在批判他人之外，開啓反省自我的思考視野，此中亦有新義可供抉發。

《俠狗》、《戰場之曙光》與《血紙》這三篇小說，在人物和場景的設定上，多有相似之處。首先，三則故事都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俠狗》提到德法交戰，而《戰場之曙光》、《血紙》則是寫到德俄交戰。其次，小說中的男女主角均為夫妻或情侶。男主角均富於愛國心，而受軍國主義所驅使，踴躍投身於戰爭之中。女主角或為隨軍護士，或為救濟會成員。不過，《俠狗》中的馬奇姑娘不似《戰場之曙光》中的雪猗娜和《血紙》中的麥斯堅，流露出反對軍國主義和戰爭侵略的思想，卻反而與康德華同樣服膺於軍國主義。而《猿國》亦與歐戰有關，小說中的法國醫生因「（歐戰）戰聲到耳，遂為愛國主義所驅，竟棄此慈善事業，而投身於殺人之劇場。」⁶⁶然而，這四位男主人公卻因走入戰場，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戰場之曙光》中的俄國軍官特爾斯夫因軍隊譁變，而為同軍俄人所殺；《血紙》中的德軍軍官瑟斯大佐則因其妻麥斯堅救助大量戰爭死難者，勞憂成疾而死，導致家庭破碎；《俠狗》中的德軍軍官康華德因奮勇偵察，而死於風雪之中。《猿國》中的法國醫生則在歐戰中失去了家庭的溫暖和所有的資產，

⁶⁴ 《戰場之曙光》署「憲漢」作，載於《兵事雜誌》第101期（1922年9月）；《血紙》署「憲漢」作，載於《兵事雜誌》第102、104期（1922年10、12月）；《俠狗》署「憲漢」作，載於《兵事雜誌》第103期（1923年1月）；《猿國》署「BA著，憲漢譯」，載於《兵事雜誌》第112-113、115-116、120期（1923年8-9、11-12月、1924年4月）。上述諸篇漢文小說已收錄於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20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筆者今以《潘佩珠漢文小說集》為引用依據。

⁶⁵ 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曾將這幾部小說置於潘佩珠從事革命的生命長河之中，與其他作品對讀互證，以觀察其思維如何經歷不同層次的轉變與交錯，詳見頁140-142、154-155、165-168。

⁶⁶ 潘佩珠：《猿國》，收入《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193。

並且親眼目睹歐洲在戰後的破敗。

這些男性都是在戰爭中殺人的迫害者，但從其所付出的代價來看，他們同時也是戰爭之下的受害者及犧牲者，配偶和家庭更因此受到牽連。在迫害他人與遭受苦難的連番體驗下，小說作者讓戰爭中的倖存者來進行更深沉的反省，甚至是轉化為更積極的行動與力量。例如《戰場之曙光》中特爾斯夫之未婚妻雪猗娜發現其夫被面皆血、死不瞑目，在哀痛欲絕之際說到：「吾夫何為至此慘乎？則以富於愛國性與急於進取心，至罹此難。」又云：「嗚呼，愛國愛國，吾夫乃以『愛國』二字，使此生龍活虎之偉男兒，一旦得此結果，悲夫！特爾斯夫，彼惟忠於俄皇也，彼惟殉於祖國也，彼方想得斗大之勳章也，今乃為此敗戰黨邪說所陷害。」⁶⁷《血紙》中的麥斯堅則不斷提醒其夫瑟斯大佐云：「予願予夫加此刀於敵人之時，須知敵人亦有所愛之妻兒。且彼妻與兒，亦甚望彼之生還也。」⁶⁸接著又說：

妾知吾夫今日必且秣戰馬，磨利刃，脩槍炮，厲兵伍，撫胸前勳章，顧盼自得。抑亦知此等生不得生、死未即死之孤兒寡婦，皆吾夫其人者貽之惠乎？……吾夫試問，今茲戰事之發起，其果為濟人道、拯民生乎？其初發難，則但為奧室皇儲，踵而成此禍被全歐之戰局，則是德、俄二皇爭雄競霸之結果而已。夫孤千萬人之子，寡千萬人之妻，粉碎千千萬萬人之尸骸，以殉德、奧、俄三皇之慾望。⁶⁹

麥斯堅藉由戰爭迫害者與受害者互為主體之經驗交流，以喚起瑟斯大佐之同理心，深思今日加諸他人之苦難，他日亦還諸自身。而且戰爭實為政客及軍國主義者為滿足其侵略野心所引起，⁷⁰「至於皇室貴族軍閥大僚，髮膚無所損」。⁷¹瑟斯大佐因迷醉於「軍國主義」，⁷²而為其驅馳效死，不僅貽他人予戰禍，亦讓自己被

⁶⁷ 潘佩珠：《戰場之曙光》，同前註，頁 137、138。

⁶⁸ 潘佩珠：《血紙》，同前註，頁 147。

⁶⁹ 同前註，頁 148。

⁷⁰ 「政府及軍閥家，則且大挂戰勝之招牌，以淆惑觀聽，而驅子遺黎民於壕壘之下，貪功黷武，顧盼自雄。」同前註，頁 146。

⁷¹ 同前註，頁 148。

⁷² 瑟斯大佐「心醉於軍國主義者，且軍國主義為德皇所主張，故忠於德皇亦甚篤，雖至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然苟合德皇之意，則盲然從之。謂為軍國主義趨於極端，誠不為過。」

捲入暴力和欲望的浪濤之中，到頭來無論是迫害者還是受難者都將為戰爭所吞噬，「吾夫今尚在德皇競伯之夢中乎？」⁷³在《猿國》這篇小說裡，同為愛國主義所惑，而投身於殺人之劇場的法國醫生，日後雖凱旋而歸，卻眼見愛妻為德兵所虜，以及家園的殘破，因而「悲憤填胸，誠欲得德人之肉而食之」，然心念一轉，設身處地，自己不也是以「殺人技倆」製造他人的悲劇，「其實法人食德人之肉，亦已不知其幾矣。假令當兩軍酣戰之際，法兵早入德國境者，彼所有之愛妻，寧不為吾法槍下鬼乎？」⁷⁴因而深悟戰爭之殘酷不義，以及自身以殺為功，盲目崇信軍國主義之弊。⁷⁵

由此可知，小說作者透過戰場上的殺戮、戰地的破敗不堪，以及家破人亡之傷痛等戰爭經驗，控訴施暴者的不公不義。然而，更重要的是提醒人們在各種身心痛楚之感受的體驗與互換中，應具有更深刻的自我省思與同理心，若能反省戰禍的形成，看穿戰爭的虛幻本質，洞悉政客及軍國主義者的煽動詭計，那麼就不會為其所收編，成為各種戰爭或軍國主義之下理盲又濫情的殺人工具，衝突與仇恨也將不會無止盡地持續下去。

潘佩珠所提出的省思，不僅在於人們應該看清戰爭的本質，而不為其所迷惑之外，也重新思考著跨越種族與國族之藩籬與衝突的可能。前文藉由對《南風雜誌》歐戰論述的探討，不難發現交戰雙方為了突顯所屬陣營的正邪優劣，往往會在論述的過程中，以偏概全地化約雙方本質，一方面純化聖化自身，另一方面則是醜化惡化敵人，以藉此凝聚認同、激發士氣、鞏固團結、爭取支持，並在指責對方之餘，宣稱自我的防衛、報復與要求賠償是合理正義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呼籲雙方進行和解、邁向和平，無疑是緣木求魚。潘佩珠則以《俠狗》及《猿國》這兩篇描寫人與動物往來的小說，探討種族歧視與化解衝突之可能的問題。

同前註，頁 150。

⁷³ 同前註，頁 148。

⁷⁴ 同前註，頁 194。

⁷⁵ 法國醫生省思云：「以殺人之賣買業購得胸前勳章數枚。至今思之，不值一噓，奈何當日竟拚命以爭，滋可怪矣。歐戰結後，孤兒寡婦，啼哭盈街，廢卒殘兵，呻吟遍地，其所享盛名，履高位，乘肥衣輕，赫奕炫耀者，乃僅霞飛、福煦等數輩。而此數輩者，實擁尸為盾，累肉為壕，犧牲幾千萬人之性命頭顱，以造成此數輩之富貴。予今回憶，為之股顫。然予當時，實亦在彼犧牲中之一物也，予所不為無定河邊骨者幸耳。」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3。

《俠狗》中的馬奇姑娘外出尋找失蹤於雪地中的康德華，卻暈絕於法國小鎮，後因法人馬麗之狗的喊叫而甦醒，她醒來之後詢問俠狗難道沒有種族國界之分，其云：「汝若有國界者，予為德人，汝毋乃仇視予乎？汝來伏予旁，果將何為？」⁷⁶馬奇認為正值歐戰法德兩軍激烈交戰之時，雙方高舉人我之別、種族之分的鮮明旗幟，人猶如此，更何況是動物，因此設想法狗是不可能同情她這個德國人。這反映了人類執著於種族歧視的既定思維。一旦有了這樣的想法，種族之間的歧見和衝突勢必難以化解，沒想到法國俠狗卻帶給她更多思維上的衝擊：

不意狗聞此言，竟兀立怒視，若嫌其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馬姑娘知其意，則急以兩手摩狗頭，復語之曰：「噫！予過矣。予知汝心，汝殆以上帝之心為心者，汝固不辨為德若法也，今予將乞援於汝，汝許予乎？」語畢，則抱狗於懷，審其意之所注。則見彼翻身欲舞，搖尾如旋，似有所嚮而欲前者。知彼已解吾意中事，而願為一效勞也。⁷⁷

馬奇察覺俠狗之不悅，遂不以國家種族之心看待俠狗，她拿出兩幅康德華的照片，請求俠狗代為尋覓其情夫蹤跡。俠狗細審照片，並咬下其中一幅，奔往雪地尋找康德華的下落。歷經一天一夜，俠狗終於順利帶領馬奇前往五十里外康氏為雪所陷之處。小說中的俠狗能突破國家種族的界線與籬籬，體會國界之分、種界之別僅是人類社會的建制，並非自然本有的真理，但人類卻經常據此造成彼此關係的緊張、衝突與仇恨。⁷⁸

潘佩珠在另一篇小說《猿國》裡，藉由先後誤入猿國之法國醫生與女飛行員的冒險歷程，來對種族意識和人類文明進行更徹底的檢討。老人漂流至猿國之後，不僅為猿人所搭救，更受到猿人不分物我種族的熱情招待，與「人」相較，「猿」類更令老人身心感動，原本迷悟的心靈至此剝落殆盡：「況從來生物進化論，皆謂人生原祖實為猿猴。吾今日與猿同栖，安知其非皈於吾祖耶？念至此，則步履

⁷⁶ 潘佩珠：《俠狗》，收入《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158。

⁷⁷ 同前註。

⁷⁸ 作者於文末模仿《聊齋誌異》「異史氏曰」的筆法，直接評論云：「予讀此說，予知國界種界之說，本非真理中所宜有矣。然觀數世紀以來，強國之對於弱國，強種之對於弱種，牛馬之，魚肉之，倚勢作威，慘無人道，是豈人而不如狗乎！吾不知其何解也。」同前註。

從容，甚覺自得。蓋予此時已全忘乎其爲人矣，且全忘乎其爲法人矣。」⁷⁹而因飛機失事墜落於猿國的女飛行員，一開始懷著強烈的種族意識，但她在與猿類長久相處的觀察及體驗中發現：「及久與猿處，習察其性情，則凡偽道德、假文明，相戕相賊之殺機，自私自利之慾望，在吾人類所自矜爲聖智者，彼乃絕無絲毫幾微之萌於其中，熙熙如也，皞皞如也。彼之精神乃絕對非吾人類所能摹擬者。設使彼輩果知吾人類之真相，必避之甚於蛇蝎矣！」⁸⁰他們都在人猿之間不斷的認識與互動中，理解人類意識的過度膨脹、偽文明假道德的濫用，以及種族強分優劣高低之下的壓迫欺凌。與人類社會相對照，猿國宛如是萬物自生自長、不分彼此的悠然樂園。

潘佩珠透過馬奇姑娘和俠狗，法國醫生、女飛行員與猿類彼此之間，跨越物種與族群的交流來提醒讀者：真實社會的界域與籬籬或許難以去除，完全放下人類意識的執迷造作亦非易事。但彼此的往來互動，卻有助於理解對方、尋求共識、化解衝突，避免人爲建制的暴力加諸彼此，雙方能在多元的認識與諒解之下，更爲包容地走向和平。而且，此跨越種族國家之間的交流溝通，亦不必等待政客或野心家在談判桌上夸夸其談才能進行，而是任何人、任何物類都能具有的積極的行動力量，自我就是化解隔閡、促進和解的契機。

至於在《南風雜誌》方面，知識人並不容易在一片歌頌法國正義形象、鞏固殖民政權於不墜的歡呼聲中，對歐戰提出省思或檢討，直到第七十六期（1923年10月）才出現反省歐戰及西方文明的想法，楚狂（即黎懋，Lê Du，1885-1957）在〈孟子學說〉一開頭，便云：

物質文明發達的現代，歐洲大戰與之以當頭一棒喝，大則亡人之國、喪人之家，小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淒涼悲慘，萬象悉呈，憔悴瘡痍，百年難復。一時識者大有厭此時勢，欲返而求之於精神的趨嚮。故研究亞洲之漢學者不乏其人，日本現遞信大臣犬養毅氏頃者在東京演說，亦認現時代為亞洲文化復興之動機，與世人以多大之注意。蓋亦本此見地而發之於言論也，亞洲文化之精不外於道德仁義。⁸¹

⁷⁹ 潘佩珠：《猿國》，收入《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205。

⁸⁰ 同前註，頁206。

⁸¹ 楚狂：〈孟子學說〉，《南風雜誌》第76期（1923年10月），頁61。

文中反映了對於人類過度追求物質文明，而至自我毀滅的批判，省思包含法國在內之西方文明的侵略本質，戰爭帶來家破人亡的恐懼和傷痛，無一倖免，無論是戰勝還是戰敗都得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回顧西方的破敗，當時便有識者倡議歸復漢學之精神文化——「道德仁義」，以重振亞洲文化。用東方的精神文明來拯救，已經破產的西方文化，此時的漢學再也不是無法回應變局的糟粕，而是修補受損之精神心靈的良藥。雖然說黎慎此文，主要是在重新肯定孔孟學說與東方文化的價值，⁸²但也觸及了歐戰以來，越南知識人對於西方文化的批判與省思，只是受限於發表刊物，較難對「歐戰」展開更為全面的辯證及反省。

六、結語

經由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歐戰」論述，實賦予了反法及親法越南知識人不同的政治意義，論者莫不想透過這個符號的召喚，來獲取最切身的利益。反法殖民運動者欲藉此一良機，企圖聯繫德奧政府，以顛覆法殖民政權，推動民族革命；而親法者則試圖透過綿密且重複的政治宣傳，強化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認同，鞏固殖民政權於不墜。由越南知識人所撰寫，並刊登在中國浙江的《兵事雜誌》與越南的《南風雜誌》上的「歐戰」論述，就分別代表了反法與親法之越南知識人兩種截然有別的觀點，將兩者合而觀之，就有相互照應的意義。親法者不斷地用「公理」、「正義」等符號聖化法國戰勝的意義，熱烈地向殖民政府與殖民者輸誠，為其發聲喉舌。反法者則從歐戰的激化與落幕、和平會議的召開等事件中，對於軍國主義、強權利益、侵略本質有著更清醒的認識。

同樣的文字與符號，卻在譴責／歌頌、抗拒／認同、對立／協力的兩極化論述中，有了不同的含義，也讓我們看到這些立場互異的越南知識人，在生產、傳播「歐戰」論述時，所展現的不同的權力流動關係。《南風雜誌》為殖民者官方報刊，因此大多是「上對下」式的官方理念宣傳，並非親近大眾式的表述或觀念分享，偶見「下對上」的言論，但多是被殖民者表達對殖民者的輸誠。換言之，被殖民者並不容易在《南風雜誌》自由地表達意見，遑論對歐戰更為全面的批判

⁸² 黎慎另著有〈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南風雜誌》第 67 期；〈墨學概論〉（《南風雜誌》第 77 期）；〈王陽明學說及其略傳〉（《南風雜誌》第 79 期）等文，亦是從正面態度來肯定這些傳統思想。

與省思。相較之下，《兵事雜誌》的論述多為公眾議題的觀念分享，提供軍界同人或大眾討論，作者較能隨心所欲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其與讀者的關係也較為平等。同時亦能透過創作小說的方式，表達在控訴戰爭不公不義之外，自我批判與反省的重要，如此才能洞悉戰爭的本質，不致於被軍國主義者煽動迷惑，而盲目投入戰爭之中。小說作者也透過人物受害及迫害的經驗，誠摯地呼籲跨越種族隔閡的交流、理解與容忍，將是化解衝突、尋求和解、避免戰爭、邁向和平更為積極的行動與力量。

相信以「歐戰」論述為視角的討論，將有助於我們認識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在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上的差異與拉距，以及他們對於自身命運和國家未來的思考與關注。同時也有助於了解他們在與近現代東亞交流互動時所扮演的角色，亦即他們的歐戰論述是如何與其他東亞知識人的歐戰論述匯流在一起，他們之間的思維與價值觀又經歷過什麼交錯衝突、融合取捨的過程。此一知識群體內部之間的互動，以及他們與殖民者及東亞其它知識社群的跨界交流，是非常值得我們從「歐戰」論述的角度進一步分析探討的。

引用文獻

- 侯昂好：《中國近代軍事學的興起，1840-1949）——學科史的幾個重要問題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
- 師道剛：〈辛亥革命前後越南志士阮尚賢旅晉史實鉤沉〉，《山西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頁98-107轉72。
- 浙江軍事編輯處主編：《兵事雜誌》，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1993年。
- 張澤賢：《民國出版標記大觀》，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
- 郭延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
- 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陳慶浩：〈《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總提要〉，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19冊《《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3。
- 蔣為文：「二十世紀初越南《東洋雜誌》與《南風雜誌》裡語言、文學觀之研究」國科會計畫研究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98-2410-H-006-078-MY3，執行時間：2009/08/01-2012/07/31），
<https://nscnt12.nsc.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2015年3月2日查詢。
- 蔡鶴卿：〈吾人所受于歐戰之教訓（續）〉，《兵事雜誌》第33期，1917年1月，頁13。
- 衛金桂：《歐戰與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研究》，香港：香港拓文出版社，2003年。
- 鄭大華：〈歐戰與戰後（1918-1927）中國文化轉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卷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025-1059。
- 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 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1996年9月，頁91-131。
- 未署作者：〈編輯贅言〉，《兵事雜誌》第1期，1914年4月，頁1。
- 未署作者：〈《歐洲戰史》出版告白〉，《南風雜誌》第6期，1917年12月，頁372。

- 未署作者：〈東洋總統全權大臣廣告文〉，《南風雜誌》第 16 期，1918 年 10 月，卷前第 4 頁。
- 未署作者：〈編輯餘言〉，《南風雜誌》第 16 期，1918 年 10 月，頁 114。
- 天賦：〈對於歐戰之感想〉，《兵事雜誌》第 53 期，1918 年 9 月，頁 3-4。
- _____：〈歐戰後對於將來世界平和與戰爭之推測〉，《兵事雜誌》第 55 期，1918 年 11 月，頁 4。
- _____：〈歐戰戰略戰術之觀察〉，《兵事雜誌》第 41 期，1917 年 9 月。
- _____：〈歐戰中之科學叢譚〉，《兵事雜誌》第 56 期，1918 年 12 月。
- _____：〈論航空器與戰爭之關係〉，《兵事雜誌》第 64 期，1919 年 8 月。
- 丘爲君：〈「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思與言》第 46 卷第 1 期，2008 年 3 月，頁 75-124。
- _____：〈戰爭與啓蒙：「歐戰」對中國的啓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5 月，頁 91-146。
- 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 年。
- 吳學覽：〈德法日三國戰術比較對照研究〉第 39-42、44-55 期，1917 年 7-10、12 月，1918 年 3 月。
- 阮友山 (Nguyễn Hữu Sơn) 編：《越南遊記——南風雜誌 (1917-1934)》(*Du Ký Việt Nam :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胡志明市：青年出版社，2007 年。
- 阮伯卓：〈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南風雜誌》第 17 期，1918 年 11 月，頁 227。
- _____：《汗漫遊記》，《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30-31 期，1919 年 12 月-1920 年 1 月，頁 210-216、12-16。
- 阮克川 (Nguyễn Khắc Xuyên)：《「南風雜誌」(1917-1934)分析目錄》(*Mục Lục Phân Tích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西貢：教育部學科中心，1968 年。
- 阮廷好 (Nguyễn Đình Hào)：《「南風雜誌」與二十世紀初期越南文學體裁的革新》(*Nam Phong Tạp Chí và Sự Đổi Mới Thể Loại Văn Học Việt Nam Đầu Thế Kỷ XX*)，大勒：大勒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_____：《「南風雜誌」與二十世紀新國民發展歷程 (1900-1930)》(*Tạp Chí Nam Phong trong Tiến Trình Phát Triển Nền Quốc Dân Mới Đầu Thế Kỷ XX(1900-1930)*)，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語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 阮焦斗、范尚之著譯：《歐洲戰史》，河內：集益修書局，1917年。
- 阮德順 (Nguyễn Đức Thuận)：「南風雜誌」上的中、短篇小說 (*Đoản Thiên Tiểu Thuyết, Truyện Ngắ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河內：文學出版社，2013年。
- _____：「南風雜誌」中的文類：樣貌與成熟 (*Vă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Diện Mạo và Thành Tựu*)，河內：文學出版社，2008年。
- 岩月純一：〈「ベトナム語意識」の形成と「漢字／漢文」——《南風雜誌》に見る〉，《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24号，1995年6月，頁3-24。
- 南風：〈國債之義舉〉，《南風雜誌》第16期，1918年10月，頁185。
- _____：〈關於歐洲戰局之評調〉，《南風雜誌》第16期，1918年10月，頁178。
- 范氏玩 (Phạm Thị Ngoạn) 著，范仲仁 (Phạm Trọng Nhân) 譯：《「南風雜誌」研究 1917-1934》 (*Tìm Hiểu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Yerres：越意出版社，1993年。
- 章民：〈征婦詞〉，《南風雜誌》第16期，1918年10月，頁212-213。
- 章收 (Chương Thâu)：〈潘佩珠的一些別號與筆名〉 (*Một Số Biệt Hiệu và Bút Danh của Phan Bội Châu*) 一文，收入氏著：《潘佩珠研究》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4年)，頁410。
- _____：〈關於《潘佩珠年表》〉 (*Về Tác Phẩm Phan Bội Châu Niên Biểu*)，收錄於章收編輯：《潘佩珠全集》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第6冊，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年，頁81-101。
- _____編：《阮尚賢詩文選集》 (*Nguyễn Thượng Hiền Tuyển Tập Thơ Văn*)，河內：勞動出版社，2004年。
- 陳仲克 (Trần Trọng Khắc)：《海外五十四年：阮式庚 (即陳仲克) 自傳》 (*54 (Năm Mười Bốn) Năm Hải Ngoại : Nguyễn Thức Canh (tức Trần Trọng Khắc) Tự Truyện*)，西貢：建設出版社，1971年。
- _____：〈歐戰中最新戰術問題之研究〉，《兵事雜誌》第68、70、72-76、78、80、82、84期，1919年12月，1920年2、4-8、10、12月，1921年2、4月。
- _____：〈科學的軍備與將來戰爭〉，《兵事雜誌》第105-108、111-112期，1923年1-4、7-8月。
- _____：〈歐戰經驗所得之射擊教育指導法〉，《兵事雜誌》第82、84期，1921年2、4月。
- _____：〈論歐戰前之列強世界政策〉，《兵事雜誌》第71期，1920年3月。

- _____：〈軍備限制與世界平和〉，《兵事雜誌》第 81 期，1921 年 1 月。
- _____：〈世界戰之真教訓〉，《兵事雜誌》第 92、94 期，1921 年 12 月、1922 年 2 月。
- _____：〈歐洲大戰之歷史的意義〉，《兵事雜誌》第 95 期，1922 年 3 月。
- 雪輝：〈勸越南同胞集國債文〉，《南風雜誌》第 16 期，1918 年 10 月。
- 黃文從 (Huỳnh Văn Tông)：《越南報刊史——1930 年代之前》(*Lịch Sử Báo Chí Việt Nam từ khởi thủy đến 1930*) 胡志明市：智燈出版社，1973 年，頁 103。
- 黃永福 (Huỳnh Vĩnh Phúc)：《從「儒學」到「現代」：越南的新文學／文化運動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關係——以「南風雜誌」及其主編范瓊 (Phạm Quỳnh) 爲中心的討論》，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1 年。
- 楚狂：〈孟子學說〉，《南風雜誌》第 76 期，1923 年 10 月，頁 61。
- 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河內：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抄本，編號 Vhc.2138。
- _____：《潘佩珠漢文小說集》，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憲漢：〈世界將有第二次大戰之余臆說〉，《兵事雜誌》第 81 期，1921 年 1 月。
- _____：〈對於太平洋會議問題之芻言〉，《兵事雜誌》第 89-92 期，1921 年 9-12 月。
- _____：〈世界主義之戰爭〉，《兵事雜誌》第 102 期，1922 年 10 月。
- _____：〈歐洲再戰之動機〉，《兵事雜誌》第 109 期，1923 年 5 月。
- _____：〈請觀優等陸軍國之對我華〉，《兵事雜誌》第 116 期，1923 年 12 月。
- _____：〈和平安在〉，《兵事雜誌》第 120 期，1924 年 4 月。
- _____：〈嗚呼和平〉，《兵事雜誌》第 129 期，1925 年 1 月。
- 鍾浩生：〈歐洲戰場新武器之出現〉，《兵事雜誌》第 27 期，1916 年 7 月。
- _____：〈歐戰兵器片話〉，《兵事雜誌》第 28 期，1916 年 8 月。
- _____：〈歐戰飛行機界晚近之趨勢〉，《兵事雜誌》第 33 期，1917 年 1 月。
- _____：〈交戰諸國之原料問題〉，《兵事雜誌》第 33 期，1917 年 1 月。
- _____：〈歐戰感占〉，《兵事雜誌》第 34 期，1917 年 2 月。
- 馨山：〈從歐戰實驗所得機關槍之新戰術及新技術〉，《兵事雜誌》第 54、56-62、65-67、100-102、104-105 期，1918 年 10、12 月，1919 年 1-6、9-11 月，1922 年 8-10、12 月，1923 年 1 月。
- Robert J.C. Young 著，周素鳳、陳巨擘譯：《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6 年。

The World War I in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Writing: Focus on *The Military Magazine* (Zhejiang) and *Nam Phong Tap Chí*

Luo, Ching-wen*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World War I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thinking of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and nationalis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 was more than just a topic of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because it widely influenc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Vietnam. The intellectual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anti-French” group and the “pro-French” group. The Francophobes sought an alliance with the German and Austrian government to end the colonization of Vietnam by the French, while the Francophiles engaged in political propaganda to strengthen the French regime. Articles from *The Military Magazine* (Zhejiang) and *Nam Phong Tap Chí* which were written by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clearly show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opinions of the two groups. As the war ended, anti-colonialists ha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ilitarism and power of the West as well as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contrast, the Francophiles had constantly using the "axiomatic truths", "justice" and other symbols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ictory of the French. Similar words and symbols were polarized hereafter and were attributed different meanings. Analysis of this process will allow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beliefs of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recent diplomacy.

Keywords: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The Military Magazine* (Zhejiang), *Nam Phong Tap Chí*, World War I, Franc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